

氤氳的夢

三十四歲那年，我接受國體署徵召，成為去日本集訓的青少年隊教練團成員。

檯面上，這是一個單純讓孩子們體驗在國外、陌生地方比賽的交流活動，也備戰接下來幾年的國際賽事。而實際上，就連對國家大事既不關心，也沒興趣的我，都可以感覺到這其實是在斷交後，國體署長官在多方壓力下費盡心思，好不容易才促成的一個，看似無關政治的交流活動。

十天的培訓與友誼賽咻地結束，長官們異常人性排了兩天假期，讓規劃行程的旅行社帶孩子們去觀光，體驗文化。那時不比現在，每一次出國都是難得可貴的機會。我也打算趁這個時間上街走走，買些給丈夫、孩子的伴手禮。

我對買回家的禮物已經有些想法，除了必買的糖果餅乾，我還想買一台寶麗萊相機。幾個月前帶老大跟老二參加堅信禮，有個弟兄就帶了寶麗萊相機到現場。大女兒……不，在場每個人都很驚奇這台按下快門就可以印出相片的機器，直說有了這個，普通的相機大概都要死光了。回家後，老大老二對這台相機始終念念不忘，直說真是神奇，真是神奇。這趟出發前他們還千叮萬囑，叫我一定要上街找看看哪裡有賣。

但要給外子的禮物卻讓我苦惱。每年聖誕節，我都送他領帶和袖口，這次想要送些不一樣的，卻怎麼也想不到該送什麼才好。

我比手畫腳，用片段的日文向櫃檯人員詢問哪裡有賣相機一類的產品。搞了半天她才終於理解我的意思，在便條上寫下地址跟最近的車站位置，接著他們朝我鞠躬，送我踏上東京的街頭。

十一年前，我決定不再繼續當游泳選手。我天生容易緊張，練習的成績很不錯，姿勢也穩定。但在比賽當下，肩膀總是會過度用力，就像失憶症那樣遺忘練習時的節奏，不知道該接下來該划左手，還是右手好。

最後一場亞洲運動會資格賽，我游出自己生涯最好的成績，也在分組中暫時排第一，成績公布時我拼命祈禱，卻還是以零點三秒之差輸給另一組的學妹。我在池邊大哭，破碎的心拼也拼不回去。後來我又參加了好幾場不同的錦標賽，但總是與金牌擦身而過。我其實知道，這場

亞運資格賽是最後站上國際舞台的機會，錯過，失敗，就沒有了。於是年底我決定退役，到一所剛成立不久的私立高中擔任體育老師。

邀請我的是學校其中一名董事，他之前是我的贊助商，做布料紡織與批發的生意。他很中意我，到職第二年，他就在春酒會上把自己公司的副理介紹給我。接著我們正式相親，很快就結婚了。外子大我六歲，是十字教徒，或許是因為從商，他信仰虔誠但方便，只有在需要時才尋求主的幫助。

我始終不敢告訴公婆，其實結婚前我就已經懷孕。在那個年代，沒有人會告訴你該如何面對這件事情。好在他知道後馬上就說那我們就結婚吧。婚紗很漂亮，我們跑了好幾間攝影棚，也去山林間外拍。婚紗公司包車載我們上山，遍野的芒草黃澄澄，感覺比我頭上的白紗更潔白。婚禮也辦在很好的酒店，一切峰迴路轉，又快又突然。

婚後我跟幾個選手時期的朋友出去，到美軍俱樂部跳舞，聽音樂。她們都很羨慕我，覺得我找到一個好人家。其實我也覺得自己很幸運，但嘴上還是說著哪有的事情。她們開玩笑喊我貴婦，喊著喊著，我的心也膨脹了起來。

或許是忌憚我跟董事之間的關係，所以沒人問我要不要辭職，否則像我這樣剛到職就頻繁請假，想必是招人怨恨。我想應該很多人都看我不順眼，但我盡量將注意力放在照顧孩子跟培養學生上面。

我很容易緊張，但也因此知道學生們擔憂的事，所以我很擅長引導學生放鬆，也盡量不使用傳統，行之有年的打罵教育。學生們也因此信賴我。老三出生前，泳隊終於成為北部的一支勁旅。我也開始受徵召去到大型比賽擔任裁判或教練。我仍然熱愛游泳，每天也都會自主訓練兩公里，雖然不比選手當年，但身材還是維持得不錯。

這幾年生活平淡快樂，只不過在老二出生之後，我跟外子的床事就開始減少，老三出生之後，外子平日被派駐到中部的工廠，假日晚上我們也幾乎不再行房，我盡量不去想這是什麼緣故。

我左手提著相機店的袋子，右手拎著幾大盒糖果餅乾，卻還是一間店晃過一間店，遍尋不著送給外子的禮物。

沒多久我被一名在路邊遊蕩的男子攔下。他戴太子鏡、留八字鬚、圓領上衣配陳舊的西裝外套，用吊帶拎起寬鬆的西裝褲，他舉起胸前的相機，不斷地朝我拍照。

我以為他是那種在觀光地拉客的無賴。一陣雞同鴨講後，逐漸理解他是一名攝影家（自稱），覺得我很有魅力，才情不自禁拍下了我。我感覺自己被騷擾，生氣起來，又不敢拉搶過他掛在身上的相機，把底片拔出來。他像個少年輕浮地笑，啪啦啪啦說了一串日文，我聽不懂，心情越來越煩。我問他既然自稱攝影家，那應該有照片可以看看吧。

想不到無賴居然真的有作品。他指著街角禮品店旁邊的藝廊。遠處的櫥窗上，確實貼著一張大型的黑白照片。照片裡的女人身穿方點洋裝，側過頭，整個人靠在火車座椅上。她面無表情，眼睛瞥過鏡頭，好像不太開心。

我來到藝廊的入口，門口的海報上除了那個女人，還貼有一張手寫信。上面的字跡歪歪曲曲，跟散在排水口的毛髮一樣醜陋。我試著透過上面扭曲的漢字來拼湊意思，猜測那個女人名叫陽子，是他的新婚妻子，而展覽是以蜜月旅行來做為主題。這是他「新婚旅行」的「真實寫真」，這倒是讓我想起自己始終被延後，最後不了了之的蜜月旅行。

剛退役那陣子，輸掉的亞運資格賽宛如幽魂那樣跟隨著我。有時跟外子出門，半夜在旅館裡，我都大哭特哭，懊悔自己為什麼不能再快個零點幾秒。有次他被吵到受不了，就說不然帶我去漢城玩。

但後來不知道發生了什麼，韓國突然就被列為不適合前往的地區，當局取消了大量旅遊簽證，雖然外子持有商業簽證還是可以去，但我就沒辦法了。隨後就是一連串發現懷孕、籌備婚禮，待產，老大老二接連出生，彼此的事業步上軌道，孩子需要更多的照顧與陪伴，本來說延後的蜜月旅行，到最後也無疾而終。

我開始觀賞貼在展牆上的照片。

他拍妻子陽子起床無神的樣子，靠在景點欄杆的側臉、從飯店房間看出去的大路口、路邊的大岩石、街角的雜貨店、置於路邊的腳踏車、路上行走與等待中的行人……真的就是非常普通的出遊照片，令我大失所望，越來越認為他的本質，就是個無賴。照片歪斜，沒有重點，畫面也很差勁，好像只是隨手拍下那樣，跟每個人放在抽屜裡的日記沒什麼不同，感覺就連我也拍得出來。

可接下來，攝影師帶著陽子來到一間日式旅館，兩人穿過庭院，抵達幽黑深黯的房間。

天色已晚，他要求陽子脫掉上衣，橫躺在兩牀鋪好已經非常久的被褥上，接下來他又要陽子雙手舉高，僅穿條黑色的內褲來給他拍……這樣貪婪、無恥，以非常近的距離拍攝陽子毫無防備的胸脯，下一張照片連內褲也不剩，陽子雙手交握自然下垂，擋住陰部，再下一張……陽子窩在這名男人的跨下，臉頰鼓起，這個動作請原諒我說不出口。

接下來還有幾張他們在纏綿的照片夾在爛透了的日常照片裡，陽子全身向後弓起，宛如仰式起跳——可我只感覺自己被徹底侵犯，全身發熱。

這就是藝術嗎？我快步衝進百貨公司。這種輕浮，醜陋的態度也算是藝術嗎？我想起自己剛成為選手那年，也看過的一場裸體藝術展。記得是在北部，有個裸體模特兒，她舉辦了一場以自己的裸體攝影、油畫、雕塑為主題的展覽。我跟學姊在報紙上看到廣告，好奇極了，打算趁賽間的休息日跑去看展。人潮非常多，正午熾熱，我們被無數的男人和女人擠進會場，男性汗水悶住的味道交融女人的脂粉氣味，我們一張照片都還沒看見，就因蓬勃而沉重的呼吸，不時傳來的巧笑而感到暈眩。

我們很快看過一圈，就逃也似地離開會場。我真的想好好觀賞，可男男女女釘子似的目光讓我心神不寧，每一張作品都只敢草草看過，生怕被身旁的成年人想像成對性好奇而淫蕩的女學生。

自己是個淫亂的人嗎？我亂想，在腦海將模特兒與我的身體做比較，她的裸體看起來神聖、自然圓潤，有種大地母親似，包容穩定的質素。我自豪的身體跟她比起來，充其量只是訓練有素運動員罷了。晚上，教練來敲我跟學姊的房門。學姊是明天錦標賽的奪冠熱門，教練特別來叮囑，要她把身上的毛髮處理乾淨，早點休息。

除毛是平凡而重要的事，每名游泳選手都會把自己身上的毛髮刮除乾淨，讓肌膚以最敏感的狀態去感受水流的方向。有人享受這種強迫感官打開的感覺，也有人認為這像凌遲，冷水烈火，灼燒著自己全無防備的身體。我們兩個還沉浸在展覽的餘韻，教練的話讓我們從夢中驚醒，學姊趕忙拿著剃刀和除毛膏走進浴室。

明明是已經習慣的事情，沙沙沙的脫衣服聲，今天聽起來好清晰。

過了幾分鐘，學姊把浴室打開一條細縫，說身上有些地方不好刮，請我去幫忙檢查看看。我推開門，氣氛有點奇怪，學姊裹著旅館白色浴巾站在裡面。我轉身讓她脫下浴巾，學姊臉發紅，就這樣一絲不掛出現在我的眼前。她的肌膚光滑緊緻，沒有一絲贅肉，發育中的乳房、腰部與髖骨間的曲線配上稍短的下肢，盡顯她身為女性的生命力。我明明已經看過無數次，卻在今天才感受到學姊的身體是這樣的美……又情慾。

鏡子裡，我應該也是這樣點滴看過學姊的身體，檢查容易因成長而生毛的部位。學姊舉起雙手露出腋窩，隨後我蹲下，陰阜留有點點毛根，我感覺到她的身體，我的身體都在發熱、滾燙。我顫抖伸出手指，學姊輕微呻吟，肌膚起了疙瘩，散發出如生肉腐壞的幽香，我品嚐那微微浮起的粒粒觸感——上面真的，一根毛髮都沒有。

學姊轉身彎下腰，在即將看見的前一刻，我回過神，猛地站起，自己還沒準備好清晰注視別的女人的陰戶。我慌忙告訴學姐說我想應該都乾淨了，就逃出了浴室。幾分鐘後塑膠門發出呀咿的聲音，學姊穿戴整齊走出浴室。

熄燈之後，若即若離的呼吸聲，逐漸充滿整個房間。

我回到房間，全身無力躺在新鋪好的床鋪上。買回來的禮物完全不想整理，隨手扔在地板上。

旅館床單的氣味令我想起那段隨著比賽東征西討的時光——有時我太懷念了——擔任老師是與選手不同的挑戰，但除去帶學生出門比賽，大多時間固定，還有外子和孩子們的生活要張羅。那種專心、純粹嚮往獎牌竭力朝游去，賭上一切的力量已經成為久遠往事。

塵埃輕盈飄在空氣中。

浴室乾燥，不知何時房務人員已經來打掃過又離開了，整個浴室一塵不染，就像從來就沒有人用過那樣。我打開熱水想要好好沖個澡，卻不小心失手摔壞旅館的蓮蓬頭。它就這樣落在磁磚上，咖噹一聲斷成兩半。噴出的水柱自由又粗暴，我抓不住扭動的蛇口，努力搏鬥了好一陣子，才想起把水龍頭關掉就好了。架子上的毛巾與備品已經全部弄濕，衛生紙像坨白泥，又像有人吐在泳池邊的痰。

電話裡我盡量拼湊意思，請他們送一支新的蓮蓬頭過來，然後才想起自己全身一絲不掛，僅披著一條半乾的浴巾，就又慌忙從行李箱裡翻出夾克與長褲套上。幾分鐘後門鈴響起，一名房務經理出現在門口。他彬彬有禮地朝我鞠躬，但手上沒有拿著新蓮蓬頭，而是拿著一台寶麗來相機。我聽不懂他的解釋，但我想他是需要先拍下損壞的物品，才能更換備品給我。他完全不看凌亂，滿是雜物的房間，逕直走進浴室。他拍下浴室的一切，還有摔斷的蓮蓬頭。

每按一次，寶麗來就發出絞肉機的聲音，擠出照片。

這台相機……真不錯，照片不用送洗就可以馬上看到，還只有自己知道自己拍了什麼。幹練的房務經理像生怕我瞥見那樣，把所有印出的照片通通收進口袋，再次朝我鞠躬，離開了我的房間。

每按一次，寶麗來就發出絞肉機的聲音，擠出照片。

新的蓮蓬頭跟浴巾很快就送來了。好冷啊，我坐在浴缸裡面，打開熱水，沒多久熱氣開始上升，方才噴上天花板的水滴終於承受不住自身的重量向下墜落，有些落在磁磚，有些滴在我身上，一粒粒，像人造的雨。

我想好好泡個澡，但剛脫下衣服，那假攝影家的照片卻再次侵上我的心頭，不管如何想要忘記，只是記得更清楚。「我覺得這很自然啊。」那名攝影家（自稱）說：「人類不就是這樣誕生在世界上？因為性而愉悅，而羞恥，我只是把這些事情拍下來而已。」十多秒過後水溫轉熱，鏡子起霧。隔天比賽，學姊表現非常好，如願獲得金牌，而我在自己的項目拿到第四名，無緣踏上頒獎台。

我站在水池的對面為學姊鼓掌。長五十公尺寬二十一公尺的標準池隔開了兩個世界，學姊充滿喜悅，踏上僅屬於她的台階。此時她已經換上運動夾克，只剩修長潔白的大腿露在外面。我內心湧起一種感情，就像偶然看到花朵綻放的瞬間覺得幸運那樣：只有我知道這個女人藏起的身體是多麼鋒利，色情，是極具傷害性的美——學姊舉起獎牌，閃燈明滅，像星星又像火——那逐漸響起的掌聲與全場熾熱的眼神，交織崇拜、喜悅與忌妒——好燙啊，希望總有一天，我也可以被這樣凝視著，就算身體的每一吋肌膚都陷入灼傷，好像也無所謂。我又想起假攝影

家拍的淫靡照片，明明倆人是完全不像的，但學姊的身體卻開始與陽子的神貌融合，一個十七歲的少女為幾乎是她兩倍年紀的男人口愛，多悖德的畫面。

我用手把鏡子霧氣抹除，自我氤氳而模糊。

已經很久，很久沒有做愛了，外子充滿熱情與渴求，宛如要把我綑綁起來殺掉的視線，在婚後也不曾出現過。一絲感傷掠過了我的心，原來是這樣，陽子那充滿激情與投入的性愛正是自己過去在房間裡的樣子。自己對這組照片的憎恨與拒絕，源於她們都好像永恆般擁有自己失去的事物。

我把身上濕透的衣服一件件脫掉，那個無賴攝影家入侵了我的眼睛。鏡子裡的女人正貪婪凝視我的身體：額頭、鼻子、下巴、鎖骨、乳房、手臂、無名指、腰、陰阜、大腿、膝窩、小腿、腳背、腳趾、腳底。我深呼吸數次，壓抑不知從何而起的羞恥感，把一隻腳跨上洗手台，讓整個陰部暴露在鏡子裡。我忍受水氣帶來的窒息感，像第一次意識到性的孩童那樣，仔細觀察自己的身體。

我伸出手指，撥開濡濕的陰唇，本能摩擦會讓自己感受到愉悅的部位。麻痺感與快感並行，隨著熱流汨汨湧出，手指撥動的速度越來越快，幾分鐘後，我跪倒在地板上，身體來回弓起放鬆，迎來人生第一次的陰蒂高潮。我抽出幾張衛生紙處理自己過度濡濕的下體，隨後打開水龍頭。我幾乎遺忘了性的快感，雙腿麻痺，非常舒服。

鏡子裡的自己異常清晰，連高潮餘韻下的雞皮疙瘩都能夠看見。突然間，我走出浴室，開始在散落一地的衣物和禮物紙袋中尋找。那究竟在哪呢？每打開一個紙袋，就落空一次，好像我從來沒有買過那樣。

終於，我在行李箱殼的後面找到那個箱子，我毫不留情地撕開精美的禮物包裝紙，拿出剛買來，店員已經幫忙裝好底片的寶麗來相機。我把相機拉開回到浴室，將眼睛貼緊相機的方型目鏡，另外一支手轉動鏡頭上的對焦環……學姊的身體、我、陽子的神態，這三個女人在觀景窗的裂像裡逐漸重合成唯一、穩定而確實的人影。

我用力看著觀景窗裡的人，用了整整十秒鐘來猶豫、有整整十秒鐘可以反悔，就像整個宇宙濃縮了那樣，三秒，兩秒，一秒。喀嚓——機器發出連骨頭都能碾碎的聲音，吐出一張照片。

隔天飛機落地。回到家，孩子們見我拿出寶麗來都興奮到極點，丟下拆到一半的糖果點心包裝，在客廳的沙發上跳來跳去，比他們第一次看見電視還要開心。大女兒一直跟小兒子說這台相機有多神奇、多神奇，直到外子出聲制止三人才安分一些，我不禁笑了出來，輪流抱了抱她們，說媽媽也覺得好神奇，好神奇。

我拿出一盒全新的底片裝入相機，幫他們四人拍了一張合照。我將擠出的相片交給老大，三人輪流甩動照片，靠在一起搶著看，不時發出驚呼。幾秒鐘過去，上面開始浮現全家人的樣貌，外子面露微笑摟著三個興奮不已的小朋友，而我的舉著相機的身影，則出現在他們身後的大鏡子裡，一起出現在照片之中。

我把照片貼在冰箱上，大家輪流過來圍觀，照片濕濕滑滑，不太真實。

晚上睡前，外子坐在床邊，拆開我給他的禮物：一條領帶跟領帶夾。他沒什麼反應，只說了聲謝謝，就放在我們房間的床頭櫃上。後來我把這條領帶收進放配件的抽屜。直到離婚前，他都沒打過這條領帶。

外子深深睡去，可我始終睡不著。我悄悄起身，確認他的胸腔穩定上下起伏，確定三個小孩也在房間裡睡著之後，我拿著還沒整理的隨身包走進浴室，鎖上門，從深處拿出一盒已經顯影完畢的寶麗來照片。

我一張一張翻閱，裡頭是一名身材姣好，一絲不掛的女人舉著相機，站在旅館浴室的鏡子前的照片。女人有著我的面孔。

而我知道，從現在起，我必須守護這個祕密很久很久，直到哪個人，哪天發現為止。